

## 银杏树下

□郑桂云

银杏叶黄了,美不胜收。游人们驱车前往银杏林,一睹风采,这样的热闹我自然也不想错过。

趁着没课,我兴致勃勃带上小女儿探寻美景。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,悠闲地漫步在暖阳下的银杏林。

一排排银杏,挺拔如士兵,默默守护着瓷都。远远望去,树叶颜色各异,有的绿,有的黄,有的红,有的半绿半黄,有的半黄半红……更多的是金灿灿的颜色,直晃人眼。人在银杏树下走,仿佛置身于斑斓画卷,又如同漫步于梦幻城堡,好不惬意。

“妈妈,我要去捡落叶了!”女儿一路欢蹦乱跳,弯腰拾地上的落叶,阳光透过树的缝隙,化作点点碎金,散落在她身上。

我抬头望去,“呼呼……”风掠过银杏树,吹跑片片叶子,飘荡的银杏叶像调皮的孩子,笑啊跳啊,唱啊闹的,在空中翩翩起

舞,而后缓缓坠落地上,为大地编织一条金黄色的地毯。走上“地毯”,叶子就簌簌作响,像在演奏美妙的交响曲,那声音时而轻快,时而舒缓。

女儿小脚丫不停踩着落叶,她还时不时用手捧起一把银杏叶,用力朝我面前一撒,她活泼万分,好似一只欢快的雀儿。“咔嚓”,我赶紧用手机定格这美好的瞬间。

恍惚忆起童年时,我跟着大人在老家门口扫落叶。那一树一树的银杏叶,“哗啦啦啦”作响,如漫天金雪,沙沙飘落,铺满大地。我一个劲儿摇着银杏树,渴望再来一场更美更壮观的“银杏雨”。大人瞧见后,气得直瞪眼,但没真动气,只是摇摇头,由着我尽兴。

想到这里,我俯身加入捡落叶的行列。我和女儿一口气捡了好多银杏叶,把它们装在一个袋子里,打算制作树叶标本,定格成难忘的时光画页。仔细端

详,银杏叶呈扇形,长得小巧玲珑,既像扇子,又像小小的巴掌。就算只是一片叶子,它的颜色有时也是多样的,外缘泛着黄,由外往里,颜色慢慢变浅、变绿。凑近一闻,一股草木的气息袅袅而来,令人神清气爽。

又是一阵风袭来,一树一树的银杏叶迎风飞舞。我不由想,回首已是半生,起伏伏中,也曾如银杏叶般热烈绽放,舞姿蹁跹,无论曾经多么绚烂,总会有落幕的时刻,但只要努力过,精彩过,人生便没有什么遗憾了。

偏爱家乡银杏叶,黄金盛宴意无穷。蓝天白云,青山远黛和眼前的金黄银杏叶互相辉映,共同勾勒出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!我们也在画中走,自然也成了画里最动人的一抹风景。

### 四季



(CFP 图)

## 此间有根脉

□张晓斌

家乡的蓬莱山上,石壁间嵌着一尊石龙头,嘴缝里常年“吐”着清泉,这便是被一代代游子牵挂的“石泉”,是漂泊在外的乡亲们心中柔軟的念想。

儿时,阿嬷牵着我的手,第一次走近这眼泉水。她的手指轻抚着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龙角,柔声说:“龙嘴滑滑的,是给出门的人摸着不伤手;泉水甜甜的,是给想家的人尝到故乡的味道。”那时的我尚不解其中深意,只觉得石龙头憨态可亲,龙嘴微咧似笑,龙眼圆睁如生,青苔在龙鳞缝隙间若隐若现。

记忆里,远在新加坡的叔公每次归乡,第一件事必是让阿嬷陪着他来到石龙头前。沿途看着日新月异故乡,他总会喃喃自语:“变了,变了。”一到石龙头前,他的眼神便会柔和下来:“只有你,还是老样子。”说罢,郑重地掏出那个磨旧的水

壶,蹲下身,小心翼翼地接水。清泉自龙口缓缓流入壶中,偶尔溅起的水花洒在手背上,他总要轻轻抹在额间,笑道:“沾沾福气。”

这时,一旁的阿嬷便会从衣袋里取出一根早已备好的红丝线,俯身为他系在壶颈。“系得牢一些,”她的手指灵活地打着结,“一路平安,水不会干。”叔公注视着那个越系越紧的结,轻声说:“这红线一系,天涯海角都牵着家呢。”

多年后,我才懂得,那根细细的红丝线,系的何止是水壶。它系住的是漂洋过海的牵挂,是怕被时光冲淡的亲情。

平日里,阿嬷隔三岔五就会来泉水边。她坐在旁边的石阶上,一边剥着花生,一边望着龙口流淌的清泉。“你叔公来信说,街口新开了超市,他都认不得路了,”她笑着摇头,目光却飘向

远方,“不过他说,只要这泉水还在流,咱的家就还在。”

后来我偶然在古籍中看到,这是宋代的“龙吐甘泉”之制——龙嘴外宽内窄,让泉水平稳流淌;清泉可清心润燥,是先人藏于山水的智慧。我迫不及待想与阿嬷分享这个发现,可再回乡时,阿嬷终究没有等到我讲完这个故事。

整理遗物时,我在她的木匣里发现了一小捆红丝线,每根都剪得一般长短,整齐地束在一起。原来,她一直为那个爱喝泉水的小叔子准备着,年复一年。

前年,垂暮的叔公终于归来。我推着他的轮椅,听他指点着沿途风景:“这里原是茶园,那边过去是池塘……”直到石龙头映入眼帘,他才沉默下来。

## 乡情



他颤巍巍地伸出手,轻抚光滑的龙角,然后掏出那个更加陈旧的水壶。我默默接过,为他接满泉水,又从怀中取出一根红丝线,学着阿嬷的样子,在壶颈系上一个牢固的结。

他看着我系红绳的手,又看看周围既熟悉又陌生的景色,湿润的眼中泛起泪光:“根还在。”

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。任世间万象更新,这龙口清泉始终如一。它流淌的不是水,是绵延不绝的根脉;壶颈上的红丝线,牵绊的是游子心中永远的故乡。

泉水依旧,如同时光里从未远去的念想,守着这方水土,守着每一个归来的游子。

## 食事



你吃过番薯丸吗?它朴实、纯粹,没有诱人的色彩,却让人难以忘怀。

番薯常常被母亲做成各色食物,番薯丸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刚从地里掘来的番薯,削皮洗净。灶膛燃火,番薯下锅蒸熟后,于空气中自然冷却,放入石臼里。蒸熟后一块块通体温润的金橙色番薯,仿佛凝结了阳光,边缘处微微透明,泛着蜜样光泽。我轮起石槌,三下五除二,很快将它们捣烂。母亲将早已准备好的番薯粉加进去,这是干燥与温湿的融合,是生与熟的缠绵,是粉与泥的拥抱,一番操作后,番薯粉团不再那么富有黏性,成为制作番薯丸的皮料。经反复揉搓后,变得柔顺

## 番薯丸

□曾剑青

可捏,指尖便染上淡淡的甜香。

揪一小块,在掌心揉成圆球,轻轻一按,再摊开,番薯泥似乎有了神奇的魔力,绽放若花而成皮,这时将皮放在手掌心,用小勺子加入一点虾米,再用右手将皮沿着边缘捏成球体,封口搓圆,番薯的暖意与粉团的柔韧交织在手心。

丸皮厚薄均匀,耐得烧煮。锅中清水微沸,将做好的丸子滑入。它们沉底又缓缓浮起,在滚水中变得饱满、透亮,如同被唤醒的鹅卵石,捞起后,趁热咬下,外皮软糯弹牙,内里是滚烫绵密的甘甜,瞬间暖至心底。

这母亲用手揉制的踏实与出锅

时那口朴素的甜,便是最慰藉人心的味道。

那一年冬夜,饱受生活“打磨”的我迈着疲惫的步伐回家过年。踏进家门时,我擦干委屈的眼泪,挺直腰身,迈开铿锵有力的脚步,勉强装出笑颜。

我的突然出现,让父母吃惊,他们问我说:“要回家,怎么不早说呢?”

啊!多么熟悉,多么亲切的声音啊!我硬硬地将即将爆发出来的哭声压抑住,化作一句:“有什么吃的吗?”

“不知你要来,只有下午做的番薯丸。”他们没有察觉我的异样。

番薯丸?一下子勾起我的味蕾,香甜软糯,温润柔滑的家乡美味,弥漫开来。

离家多年后,尝过太多玲珑剔透的点心,也吃过天南海北的特色小吃,它们有精巧的名字,装在描金边的碟子里,每一口都计算着甜咸的平衡。可味蕾最深处,总还留着那个位置——给那团灰扑扑的、捧在手里有些烫的番薯丸。

原来真正的家的美好记忆,也可能是某种近乎笨拙的踏实。是知道无论走了多远,总有一团朴素的温暖,在记忆的灶台上,咕嘟咕嘟作响,等着我回来。

## 母亲养鸡

□翁衡临

鸡放回鸡笼,避免母鸡把蛋下到院外草丛或别家鸡窝。等母鸡下过蛋,发出“咯咯咯”的声音,再放出来。

是的,母亲能读懂鸡的叫声,能辨别鸡是因何而叫。如果鸡笼里发出急促的叫声,可能是黄鼠狼或老鼠在偷袭。如果母鸡发出粗犷的慢叫声,且羽毛蓬松竖起,说明母鸡想做妈妈了,暂时不会下蛋。如果家里没有让母鸡孵小鸡的打算,想让母鸡早日恢复下蛋,母亲则会母鸡用稻草绑起来,用竹筐盖住,时不时地用冷水浇在母鸡身上,让它“清醒”一下,早日再下蛋。如果需要孵小鸡,母亲则会挑选二三十个新鲜鸡蛋,供母鸡孵化。只见母亲在煤油灯下,仔细端详着每颗鸡蛋,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严谨。至今我也不清楚,母亲是如何辨别鸡蛋

的好坏,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本领。艰苦的日子把母亲磨炼成一位生活专家。

母鸡孵蛋几天后,母亲又要逐个查看一下鸡蛋。她先把母鸡暂时绑起来,盖在箩筐下。母鸡在箩筐下不停蹦跹,可能是担心筐下的蛋受到伤害。母亲在灯下观察,挑出毫无变化或胚胎已坏死的鸡蛋。

终于,一天清晨,太阳刚升起,母亲早早起床。突然传来一阵“叽叽”的叫声,原来是小鸡孵出来了。母亲轻轻地把小鸡握在手里,用手指拔掉小鸡嘴唇上锋利的尖壳,这叫断喙。一是防止喙长了易漏食,导致饲料的浪费,二是避免鸡打架时把对方啄伤。

刚孵出小鸡的母鸡,变得强大,谁要是

### 回首



(CFP 图)

许多家庭主妇是生活能手,里里外外都能打理得有条不紊,我的母亲也不例外,她几乎什么活都会干。她会喂猪,也会养鸡,相比之下,鸡养得更好,算得上半个专家。

童年时,我家的鸡是散养的,早上放出去,晚上自己回笼。放出去之前,母亲会把下蛋的母鸡摸一遍。她左手握住母鸡的双翅,右手食指和中指伸到母鸡的屁股,熟练地一摸,便知道当日会不会下蛋。会下蛋的

## 声声童谣念祖父

□李丁玲

哄我,可任凭他怎么劝,我都止不住抽噎,直到那首闽南童谣响起。

那天,我正坐在大门口抹眼泪,看着姐姐穿着漂亮衣裳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渐渐远去,我的眼泪啪嗒啪嗒砸在衣襟上。不知过了多久,一双缀着补丁的布鞋忽然出现在眼前。是祖父,他手里攥着个装白醋的瓶子,吃土豆,配烧酒,烧酒仙,走路空空颠。羊仔仔(我的乳名)起来,阿公带你去吃土豆配烧酒……”念完,他竟学着醉酒的模样“空空颠”起来,笨拙又可爱的样子,一下逗得我破涕为笑。我连忙用手背擦去眼泪,跟着他一起在月光下的场院里蹦跳,祖孙俩的笑声,揉碎在夜色里。

从那以后,每逢周末父亲带姐姐离

村,祖父就会拉着我到院子里唱童谣。他教过我好多首,最难忘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。灰蒙蒙的天像蒙着层纱,正合我低落的心境。祖父怕我又哭,便拉着我提着油灯去祖屋旁边的菜地择菜,一路上他牵着我的手慢悠悠地教我念:“月娘月光光,阿公在菜园,菜园掘松松,阿公欲种葱,葱无芽,欲种茶,茶无花,欲种瓜,瓜无籽,阿公气得要死……”我跟着一句一句学,念到最后一句,起初还哈哈大笑,可抬头望见祖父布满皱纹的脸,突然慌了神,拽着他的衣角大叫:“阿公,阿公,你不要生气,也不要死!羊仔仔帮你种菜,种花菜长花菜,种南瓜得南瓜,以后我再也不想和阿爸去镇里了,我要留下来陪阿公!”祖父听完,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,我们的笑声沿着田埂散开,连夜空里的星星都像是

### 背影



被逗笑了,原本灰蒙蒙的天,也渐渐明朗起来。

如今,祖父早已不在了。但那些童谣常在心里响起——“天乌乌,要落雨,海龙王,要娶某……”“天上一块铜,掉下来压着人,人要跑,压着狗,狗要吠……”

记得有一年,儿子所在的幼儿园大班,要求孩子和祖辈同台表演。我忽然想起记忆里的童谣,便给儿子和婆婆编排了一个节目。“天黑黑,欲落雨,阿公拿锄头,要掘芋……”当儿子稚嫩的童音伴着婆婆趣味的动作响起,台下掌声雷动,那一刻,祖父的模样突然清晰浮现,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,悄悄湿了眼眶。

我想,我那慈祥的祖父一定在某个地方,正笑着听我一遍遍念着他教我的那些有趣的童谣。



可控的事情,保持谨慎。  
不可控的事情,保持乐观。



主办单位: 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 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  
承办单位: 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旅局  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  
协办单位: 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## 草庵听光

□张闻骥

当落日把最后一道金箔  
贴进草庵的岩壁  
那尊摩尼佛便开始讲述  
海上丝绸之路  
被季风反复摩挲的往事

砂岩里渗出的月光  
是波斯商队遗落的银币  
一粒粒嵌进闽南的掌纹  
照亮古井里沉淀的  
所有未说出的偈语

穿堂风翻动经卷时  
石柱上的莲花突然绽放  
暗处的光明明明灭灭  
像某个晨昏交替的时刻  
你与自己的影子对坐

香炉升起淡蓝的烟  
缠绕着宋元时期的晨钟  
我们数星斗  
数不清多少商船载着  
这抹永不褪色的釉彩

直到月光浸透桀桀  
直到岩石学会诵经  
我们才懂得  
有些光不需要眼睛看  
就像有些路必须赤脚走过



扫描二维码  
阅读诗会作品



### 家书

●恐添慈母泪,不敢说思家。  
——清·陈世铎《寄家书》

●未得还乡泪欲珠,一书封了又踌躇。  
——宋·宋伯仁《家书》

●长跪读诗书,书中竟何如?  
——汉乐府诗歌《饮马长城窟行》

●莫道纸长嫌话短,客乡丰喜报平安。  
——清·赵佩湘《接家书》

●开拆远书何事喜,数行家信抵千金。  
——唐·李绅《端州江亭得家书》

●行行无别语,只道早还乡。  
——明·袁凯《京师得家书》

●忽接家书心暗喜,更于封外写平安。  
——明·王叔承《竹枝词》

●一行书信千行泪,寒到君边衣到无?  
——唐·陈玉兰《寄夫》

●手剥鳞鳞细细看,北堂垂白喜平安。  
——宋·胡仲参《得家书》